

学者观点

教学技术日新月异,教育理念推陈出新——

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师

今天的教师教育,远不只是教育教学技能技巧的训练,除了加深大家对学科知识的理解深度之外,还需要让未来的教师热爱生活,感受并丰富生活的意义,做学生学习与生活的榜样。



周彬

如果问中国哪儿缺教师,大家很自然地想到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偏远地区,于是国家为此专设了特岗教师计划,吸引教师到这些地区工作;还将国培计划重点投放到这些地区,力图在这些地区培养更优秀的教师;还实施了公费师范生培养计划,鼓励优秀的公费师范生毕业后到这些地区从教。因此,那儿缺教师的问题,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缓解。可是,如果问,今天我们缺什么样的教师时,回答就没有这么精确了。因此离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显得遥远了。

教育的技术手段越来越新,教育的理念越来越多元,但是,为什么学生课堂感受度却没有相应提高呢?

基础教育缺什么样的教师,决定着基础教育将为国家与社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也决定着要把教师教育引向何方。

我们现在缺的这类教师,要么是师范学院培养不出来的教师,要么是培养得出来但数量远远不够的教师。而且,从基础教育的长远发展来看,真正发挥引领作用的,又正是我们当前缺少的教师,因为基础教育发展的专业方向正是掌握在他们的手上。

对教师队伍最多的意见,大概是上不好课的教师多了。至少,身为一所师范大学的教授,我听到最多的建议就是,我们的毕业生,要尽快与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相对接,能够在短时间“上手”。因此,在各类师资培养方案中,甚至一线教师的继续教育方案中,都增加了大量教育实践技能方面的课程。

与二三十年前的教师相比,今天的教师不论在教育理念的更新,教学方法的选择,还是在教学工具的使用上,都有了巨大的进步。可是,为何他们的技能技巧和工具方法都多了,学生在课堂中的感受却越来越差呢?

教学的成与败,究竟是由教师教学水平决定的,还是由教师学科水平决定的?

从目前来看,大多数人更关注教师的教学水平,而对教师学科水平高

低的重视程度严重不够。因为教学水平更容易成为一个公众都能够讨论的问题,因此听到的声音也就更多。而且,在诊断或者判断教学水平高低时,不需要像评价学科水平那样对诊断人员或者评价者有那么高的专业要求,对学校管理人员或者教育研究人员来讲,对教师教学水平进行诊断或者评判更加容易。可是,即使大家普遍上不好课,但并不等于导致大家都上不好课都是因为教学水平不足。

学了四年学科专业且愿意攻读教育硕士并进入中小学从教的学生,如果没有深厚的学科功底,如何判断他将来会成为一位高层次的教师呢?因此,没有学科理解深度的提高,就没有教师课堂教学层次的提升,这才是教育质量的核心所在。

在短时期内,教师的课上得好不好,教育教学技能技巧的确起着重要作用,毕竟有没有好的现场感,直接决定学生是否愿意继续听这节课。但真正打动学生的,不是提升课堂现场感的教育教学技巧,而是教师对学科知识的深刻见解,以及结合学生学习情况对学科知识的生本化表达。

当教师缺少对学科知识的深刻认识时,教师的教育教学技能技巧是无法弥补这种缺陷的;尤其是当教师对学科知识有着错误理解时,却还希望用教育教学技能技巧予以弥补,那么不管现场营造得多好,也终究是一个笑话。

因此,把一堂课上得好的原因,可能是教师教育教学技能技巧用得好,是教师教学水平高导致的;但一堂课上得不好,却是教师对学科知识的理解是否到位、理解得是否深刻所致。

这让我想到了管理学中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他认为在工作中有满意因素和不满因素。满意因素是指可以使人得到满足和激励的因素。不满因素是指容易产生意见和消极行为的因素,即保健因素。保健因素包括公司的政策与管理、监督、工资、同事关系和工作条件等。这些都是工作以外的因素,如果满足这些因素,能消除不满情绪,维持原有的工作效率,但不能激励人们更积极的行为。

满意因素则包括工作成就感。但哪怕满意因素缺失了,也不会有人抱怨对工作不满意。如果只有课堂教学技能技巧,没有对学科知识的深刻理解,这样的教学看起来很有现场感,但一定会由于没有内涵而流于肤浅;如果有了学科知识的深刻理解,也有了课堂教学技能技巧的充分展示,这样的课堂有现场感,有教学的有效性,可依然会觉得少了一些什么东西——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掌握这些学科知识。课程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改革开放初期课程改革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到2000年课程改革,在强调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上,延伸到过程与

是满意因素缺失而形成的。这意味着把课上得好与不好,是由类似于激励因素的课堂教学技能技巧影响的;但决定课上得差还是不差,则是由类似于保健因素的学科知识本身决定的。

即,如果要提升教师课堂教学的层次,就需要在教师学科知识水平上打主意;如果要提升教师课堂教学水平,就需要在教师教育教学技能技巧上做文章。最近几年,教师教育强化了教育教学技能技巧,也增加了教师到一线学校教育实习的时间,在上海还增加了新入职教师的一年规范化培训,所有这些都是有利于教师课堂教学水平提升的。

但对教师课堂教学层次的提升,基本上处于空白,而这才是培养高层次教师的核心所在。

最近两三年,在遵守国家教育硕士入学考核标准的同时,我们增加了对学科知识掌握程度的考核,就这一个看似小小的变化,却暴露出了一些大大的问题——比如在数学教育方向上,当我们考查学生的高等数学时,有些学生只能得几分或者十几分;当我们要求英语专业的学生翻译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时,大家会觉得这样的难度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作为学了四年数学或者英语,且愿意攻读教育硕士并进入中小学从教的同学,如果没有这样的学科功底,如何能够判断他将来会成为一位高层次的教师呢?

学生的求知欲,这个原本天生就存在的欲望,由于长期不被重视,自然也没有得到满足,到今天反而被更肤浅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功能”所代替了。因此,没有生活品质的教师,很难点燃学生的学习兴趣,更不要说有教育教学质量了。

如果只有课堂教学技能技巧,没有对学科知识的深刻理解,这样的教学看起来很有现场感,但一定会由于没有内涵而流于肤浅;如果有了学科知识的深刻理解,也有了课堂教学技能技巧的充分展示,这样的课堂有现场感,有教学的有效性,可依然会觉得少了一些什么东西——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掌握这些学科知识。

课程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改革开放初期课程改革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到2000年课程改革,在强调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上,延伸到过程与

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当下,更强调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似乎大家认为,只要通过对学科知识的学习,能够丰富学生的知识,提升学生的素养,学生就理所当然应该投身到学习之中,并持之以恒地努力下去。

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毕竟那么长时间的学习与那么长远的期待,并非普通学生所能够联系到的。不管学生如何学习,也不论学习能够为学生带来多大的收益,学习总归是一个行动过程,那就意味着真正能够让这个行动过程坚持下去的,并不是行动的结果是什么,而是与这个过程交融在一起的行动意义。

学生学习数学有什么意义,学习语文有什么意义,学习英语有什么意义,优秀的教师能够帮助学生掌握具



体的学科知识,但很难帮助学生赋予掌握学科知识的意义。将学科知识的学习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用学科知识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这只是发现了掌握学科知识的功能,而一旦这种功能实现了,学生就不再有持续掌握学科知识的动机。

究竟掌握学科知识的意义何在呢?那就是满足学生的求知欲,这个原本天生就存在的欲望,由于长期不被重视,自然也没有得到满足,到今天反而被更肤浅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功能”所代替了。

如果我们希望学生的学习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那就需要我们培养出来的教师,不但在教育教学中保持旺盛的求知欲,能够不断地地变换自己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而且能够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不断追求生活的意义,体验日常生活给自己带来的生活价值。

因此,一个不热爱生活的人,一个远离生活的人,也就是没有生活品质的人,是很难养成追求生活意义的习惯的,这样的人,要求他在教育教学中追寻教育的意义,并带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追求学习的意义,的确是太难了。所以,今天的教师教育,远不只是教育教学技能技巧的训练,除了加深大家对学科知识的理解深度之外,还需要让未来的教师热爱生活,感受并丰富生活的意义,做学生学习与生活的榜样。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院长)

这位在国家博物馆担任15年讲解志愿者的年轻人,让孩子们爱上博物馆、学在博物馆

历史课,原来可以这么上

本报记者 郝梦夷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文治堂,和以往一样人声鼎沸,但又和平时的讲座有些不同,因为这次聚集在这里的听众,孩子占了“半壁江山”。是什么让孩子们放弃周末的晚上,来这里听一堂讲座呢?

原来是“朋朋哥哥”来啦!“朋朋哥哥”本名张鹏,自2003年起在国家博物馆从事博物馆志愿讲解工作,周末

他不在博物馆,就在去博物馆的路上。已经坚持义务讲解15年的他,小听众超过25万人次。因而,他也荣幸地得到了小朋友给予的昵称“朋朋哥哥”。

15年的讲解过往,让不过35岁的张鹏,已经有了看着长大的孩子。“我结婚的时候,有个孩子专门赶过来对我说,‘朋朋哥哥,你还记得我吗?曾经你摸着我的头,给我讲四羊方尊的故事。’”讲起这段故事,张鹏话语里满是自豪,为那些听他的故事爱上博物馆又慢慢长大的孩子。

历史不是只能坐在课桌旁、正襟危坐学习的内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在我们身边

“大家一起告诉我,这个菜是什么?”讲座一开始,张鹏一张照片,一个问题,就牢牢抓住了孩子们的注意力。“西红柿炒蛋!”孩子们嬉笑着喊出。“可大家见过2000多年前的鸡蛋吗?曾经挖出过一盆2000年前的鸡蛋,如今在南京博物馆展出着。”底下的孩子发出了一阵阵阵惊叹和窃窃私语声,恨不能让爸妈现在就带自己去看看。

“你们知道鸡蛋还有其他名字吗?”张鹏从俗语、诗歌、历史的典故侃侃而谈,孩子们迅速了解了鸡卵、鸡子、鸡蛋三个名字,“曾经有个孩子听了西红柿炒鸡蛋的故事,回家要求妈妈做了三天的番茄炒鸡蛋,只是名字不一样,是‘番茄炒鸡卵’‘番茄炒鸡子’‘番茄炒鸡蛋!’”

提到番茄,张鹏就是一个绕不过的名字。在张鹏的讲解里,张鹏不仅仅是历史书上那个每次考试,老师都要圈出来让大家记熟的,出使西域、让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关键词”,而且他和胡萝卜、胡萝卜、西瓜等生活中近在咫尺的名字联系到了一起。“知道西瓜是什么吗?”“甜瓜、西瓜……”什么五花八门的答案都有。“不,正确答案是:西瓜就是西瓜!”张鹏笑着说,“以后你们回家就可以和妈妈说说,‘亲爱的母亲大人,今晚我要吃拍黄瓜!不知道西瓜是啥?就是拍黄

瓜啦!’”正是张鹏的出使,让西域的食物来到中国,可张鹏出使的那些国家叫什么?张鹏一连串报出五个带“斯坦”的国家名字,并表示“斯坦”代表着区域的意思,但张鹏随即补充了一个笑话,“曾经有一个孩子问过我一个问题,让我无法回答,斯坦代表区域,那么爱因斯坦是哪里的呀?”话音刚落,孩子们爆发出一阵大笑。

一道家常菜,引出了2000多年前的张骞出使西域,说到了古诗、俗语、诗歌。对于孩子来说,张骞这个词不再陌生,他和西瓜、黄瓜,甚至爱因斯坦联系到了一起。

在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中,张鹏将古代知识化为了一个个有趣而新奇的故事,给孩子们上了一份文化的“饕餮盛宴”——牙签以前叫剔牙杖,古代书籍封面的扣子才叫牙签,因而得到一句新诗“读遍牙签三百本,不会写诗也会吟”;为什么古人要喝冰镇啤酒,伴随着白居易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张鹏告诉孩子,过去只有米酒,为了没有气泡,只能喝冰镇的……伴随着我们生活的世界,随着一个个问题,历史知识在孩子的心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历史不是只能坐在课桌旁、正襟危坐学习的内容,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就在我们身边。”张鹏说。

孩子不是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但应该知道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模样

因为对博物馆的热爱,15年间,张鹏遍访各地博物馆,阅读上千本相关书籍,不仅成为明星讲解员和孩子们最喜爱的“朋朋哥哥”,也见证了博物馆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和变化。

“最初来博物馆参观的人,大部分是游客,他们把博物馆当做一个景点。”张鹏说,“然而,博物馆不应该只是景点,而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终生学习的地方,这里收集着人类的记忆,珍藏着民族的灵魂,记录着时代的变迁,抵御着岁月的侵蚀。”张鹏的话语中,满是对博物馆的崇敬,“在博物馆学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在故宫博物院,有一件青铜犀牛的酒具,它有着三个角,青铜的皮肤上,镶嵌着金丝,一条灵活的小尾巴,下面是四只粗壮的大腿。“如果没有看过活生生的犀牛,2000多年前的汉代工匠,不可能创造出如此生动的形象。”张鹏说,“那你们知道,犀牛有几只角吗?”

孩子们纷纷举手,“一只角”、“两只角”、“三只角”,他们分成了三派。“现在的生物学专家发现,只有苏门答腊犀牛有和这尊青铜犀牛一样的特征,然而,在1916年,这种犀牛在中国就绝迹了。”张鹏的话语中满是叹息,“它的绝迹是因为,中国人太爱它了。爱它的角,因为角代表灵性;爱它的皮肤,因为皮肤代表尊贵。这种犀牛因为被我们喜爱而绝迹了。”

一件青铜器的故事,传达了大自然的热度。

“到博物馆中,知道青铜器里含有多少比例的青铜不重要,知道汉朝建立于公元前202年,覆灭于公元

220年也不重要。”张鹏说,“了解一个个零散的知识点,也许让孩子们有了在同伴面前‘炫耀’的话题,但更重要的是,在博物馆中徜徉,要学会如何提问、如何思考、如何获取知识。”

曾经,张鹏用20分钟给一个孩子讲中国史,时间这么短,从哪里切入呢?张鹏从货币讲起。最后他留了一个问题:你能通过研究中国历史的货币,找出货币具有的共同特征是什么吗?孩子潜心研究了一个星期,在纸上画了一个长方形。

张鹏问他,“这是什么?”孩子笑了:“信用卡!”

“这就是学习历史的意义,通过这个,他学会了如何获取知识。”张鹏说。

张鹏去过很多国外的博物馆,那里常看到一群群席地而坐的孩子,在他们中间坐着一位老师,每一节艺术课、历史课可能都是在博物馆里完成的。“比如有一年我去悉尼,老师们会带着孩子们坐在悉尼歌剧院附近的草坪上,给他们讲歌剧院的历史。除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之外,社会上有那么多可以提供教育机会的公共资源,我们要把这些公共资源利用起来。”

“以前我一讲到传统文化、讲到素质教育,就说到弹琴跳舞,但现在更多家长会觉得,应该让孩子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人。他可能不会弹钢琴,但是他懂得去欣赏交响乐;他可能不会画油画,但是他懂得欣赏莫奈的画里阳光的感觉;他可能不是一个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但应该知道我们的生活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张鹏说。

